

金起煥危谷墜崖

(續)

一心

這裏談的是一九六〇年四月裏的舊事，在當年當月，全台報紙，因金起煥墜崖事件，哄動一時。尤因中國人本性好客，而危谷墜崖事件的主角，却是來華登山的韓國青年，若救援雖力，而終果仍生還不得，於心何以能安！是故當時每天新聞，前方深山記者電訊，一節一字，皆叩人心，讀者可復查看本刊第四十期第三十六頁所攝新聞標題，便可見當年驚危、刺激、關懷之一斑。

歲月送人

然而，畢竟歲月送人，相信在本文與讀者的「感得」，較為適宜。

林文安、陳建地

諸君相見之時，離開一九六〇年四月，已足足五十過外，甚者已超六十歲。生年憂患，事過情遷。雖然筆者近年來勞碌終日，又挾其百十羅舊籍殘篇奔走播遷於鬧市之間，而有人亦每每責其應該悉數放棄，以求清簡，但始終積習難移，斷報殘章倖在。現只就此一題目來說，筆者實可以按日排次，把當年新聞報道，原原本本提供出來。可是每一情節，已非新鮮刺激而亟欲知曉的新聞，而却已成爲陳述的歷史。因此，還是選錄一篇簡要的紀事始末，附刊於

接觸時間過短

第一、隊員事前互相接觸時間過短，未能發揮最高度合作精神。登山隊員的生死關鍵，均賴一條登山繩，隊員又常以登山繩繫在一起，換一句話說，一繩即等於一條命。所以隊員不但其步伐甚至呼吸的細微處均要一致，才有良好的表現。若要有這良好的表現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——團體活動，方能達致此目的。可惜此次籌備過於匆促，未能辦到。

尋求刺激

第二、登玉山主峯時曾經計劃攀登南山，但結果南山、北山均去不成，使他們（指韓隊）覺得過於單調，於是登秀姑巒山後，金君認為登馬母羅斯山等於「散步」而非「登山」。

提議改變途徑自鞍部大斷崖下去，因這途徑無論任何人均未曾嘗試過，谷裏又係天下絕景，令他們興奮。此種尋求刺激的心理表現是登山者的常情，原是無可厚非。在「客人」的話，永遠是對的」之原則下當欣然接受提議，遂造成悲劇。

報告中認爲：自馬母羅斯山鞍部下溪以後，經過無數處的瀑布、斷崖，均很順利的過去，而且成功在望。所以緊張氣氛，頓形消失。加之，出事地點看不出有何危險現象，遂未使用登山繩，而徒手攀爬，以致發生墜崖情事，這種「輕敵」心理爲此次出事的直接原因。

留守與逃離

林君再就金起煥遇險後之報警救援、緊急

處置、援救情形，分別加以說明。他說，金君於本月十三日攀繞「一枚岩」時，失足墜崖，他隨即與隊員金德星下崖急救，爲避免在崖底，下雨水漲時，傷者可能遭淹死計，決定由金德星留守，林文安逃離現場求救。他遂於十三日下午二時十分離開現場，十四日午後抵八通关山下郡大溪，十五日上午即午夜後一時三十分抵達東埔報警。

林文安的報告中敍述救援情形說：

第一日（四月十五日）往和社購妥器具及糧食，偕同山胞六人於十六時東埔出發，夜泊礫礫。深夜下一大雨，更令人心急煎熬。

分段合力吊上

第二日（四月十六日）天亮即起程，經「觀高」轉入小徑碰見金德星，渠在溪底看護難友，後因糧食成問題也爬上來，糧食空投隊因金德星離開溪底無需再進行（筆者按，溪底只傷者一人，投糧落溪也沒有人去搜接），故陳建地君亦加入救援隊，沿小徑下至郡大溪合流點再沿山稜攀爬一小時半發現一條打獵小徑，沿小徑走下溪底，開始逆溪，十四時半逢一狹峽，水深約一公尺，涉水逆行，再經數處瀑布，即逢日暮，但在水流裏無法露宿，只好繼續前進，直至十八時四十分方發現一稍平坦處，這時深山幽谷無人引路是走不得的。

在斷崖上準備過夜，並替受傷的伍君敷藥，且各山頭雲霧籠罩，增加搜索困難，但出事地點的一草一木均留着很深的印象，所以出乎

夢卜不可思議

在斷崖上準備過夜，並替受傷的伍君敷藥

此，以便讀者諸君獲知金氏墜崖經過及救援者「感得」，較爲適宜。

還有，前文（見本刊四十期本文首篇）曾記錄「中韓青年登山隊」員共十二人，其中韓國青年五人，中國青年陪客人爬山的共七人。七人當中，有林文安（本文首篇「林文安」的「安」字誤排「字」字）和陳建地。在金起煥墜崖得救、生還後，林文安向台灣山岳協會提出詳細報告，林君在其報告中，特別強調金君失事，原因有二：

第三日（四月十七日）因上游有一大瀑布，且各山頭雲霧籠罩，增加搜索困難，但出事地點的一草一木均留着很深的印象，所以出乎

這時猛然記起在清早發生的一件不可思議的事，這幾天來，文安特別強調隊員的安全問題，時常提醒隊員小心行事。今晨一醒來，即見伍君在枕邊守候，並慌張告訴說，他今天不敢走動，問他何故時，說是得到「夢卜」，夢見被女人推光頭髮，所以今天如一走動，就會跌死，不然也會受傷。雖安慰他不必相信「迷信」，但他果真受傷。

一手執刀、一手執斧

第五日（四月十九日）雖已經安渡斷崖，但今天尚須經過幾次山崩處，與無止境的原始林。傷者由力壯的山胞接力背負，前後各有一個山胞守候協助，金禎燮在其前面拉緊登山繩子，以免再發生意外。文安即在最前一手執刀，一手執登山斧，邊走邊開路，所以行動慢如蜗牛，僅五六公里之路程，竟走到半夜，於二〇點四〇分始抵溪畔露營。

第六日（四月廿日）雖費不少工夫作成一個克難擔架，但實際上無法應用。只得採用接力背負方式繼續行進。十二點半至八通關山腳，採金草棚逢落雨，即決定停脚在此過夜。文安即帶山胞一人冒雨進發。擬將脫險的喜訊帶往東埔並順便補給糧食。不料在一對觀（逢甘寬，金德星，陳文成及東埔派出所主管張粒等）支援人員。甘、金兩君立刻代為傳遞喜訊向東埔奔跑。文安泊於對觀受陳文成君熱烈歡待。

接力背負

第七日（即四月廿一日）先遣山胞四人連輸糧食後，冒雨跟支援人員攜帶擔架折回觀高

，本擬由此地就可利用担架，不料仍嫌路徑崎嶇，不如照老方式接力背負。但已經有了山徑，速度猛增，竟比預定提早一天到達。

第八日（四月廿二日）自援救隊進入山區，前後經過八天的不休不眠的努力，終於以最原始方式克服了一切困難，於十時廿分安抵東

嶺，不如照老方式接力背負。但已經有了山徑，速度猛增，竟比預定提早一天到達。

君精神極佳，與支援隊員談笑自若。

君精神極佳，與支援隊員談笑自若。

死者名吳××，十七歲，在本月十三日，他與一批同學共廿餘人，往大嶼山東涌露營，至昨午一時卅分，他與數名同學

足墮落山坑，其同學徒步往東涌報警，警方據報轉召直升機到場施救，卒在下午六時十五分，才將他救起轉送醫院時，已被證實早已斃命。

上文記錄了林文安君的「報告」，報告中也提到了陳建地君，兩人同是此次的登山隊員

。從「報告」看，林君是能文能武的人才。其後六年，我忽然在一一本「登山」的新書上見到林君的「資歷」，也見到了陳君的「資歷」：四頁（見本刊四十期第卅四頁）曾說過「迷途得有資格，墜崖入危谷，更須有資格」，觀於中韓登山隊中國隊領隊楊鴻游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言：「金君遇險後能以堅定精神從絕望中掙扎出來，對台灣山岳協會當有莫大鼓勵。」這番話並不是隨便說來作客套的。金君墜崖重傷後足足「頂」了九天，才從深山窮谷中捲到入醫院，試看在香港，如下述的新聞，幾乎每月都有，很少不是「當場不治」的：

（按：撰上述「報告」時，林君為四十四歲，「登山」專書出版時為五十歲，今年六十四歲。）

陳建地：現年（指一九六六年）四十二歲，台灣台北市人，是本省登山先進之一。倡導

登山活動有年，足跡遍台灣北部山岳，且對中央山脈，玉山山脈及雪山山脈著名高山均甚熟習。登山經驗豐富，技巧嫋熟。

（按：陳君參加中韓登山隊時為卅六歲，專書出版之年為四十二歲，今年五十六歲。）

學生爬登大嶼山

墮下山坑傷重死

【新報特訊】大嶼山川龍石洞一處峭壁，昨午發生一宗意外慘劇，一名青年學生爬登該峭壁時，失足墮落十五呎深山坑

，當被救起時，已被證實不治斃命。

政府康樂體育事務處 最新活動介紹

活動項目	舉辦日期	地點	開始接受 報名日期	查詢
風箏同樂日	五月十一日	西貢大澳門	東區 5-641543	
初級航海訓練營	五月三日	大浪西灣及赤徑	總辦事處 5-458511	
九龍城區康樂旅行	五月四日	烏溪沙青年新邨	九龍城區 3-028500	
麥理浩中心一日遊	五月六日	麥理浩中心	南區 5-534111 內線 10	
郊遊騎馬樂	五月十八日	沙田騎術學校	旺角區 3-808781	
青年遠足露營	五月廿四至廿五日	清快塘	荃灣區 12-404361	
散石灣青年康樂營	五月廿四至廿五日	散石灣女青年會營	離島區 5-454616	
康樂旅行——西貢	五月廿五日	西貢西郊野公園	元朗區 12-764246	
在職人士康樂體育營	五月十至十一日	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	深水埗區 3-860946 45	
流水嚮遠足	五月四日	流水嚮	黃大仙區 3-272641	
獨木舟一日遊	五月十一日	西貢海	西貢區 3-2814683	
離島探勝	五月十一日	蒲台島	屯門區 12-813210 內線 260	
釣魚同樂日	五月四日	西貢	沙田區 12-620170	

【編者按】：一心先生「金起燒危谷墜崖」首篇見本刊第四十期，次篇見四十一期（四十式期因以「麥理浩徑」為主題，故續稿順延），茲篇為第三篇續完。編者細讀全文，料一心先生尚有幾許未盡之意，曾盼今後以零篇方式，隨時賜稿。吾人拭目以待之。」

（全文完）